

# 張大千傳

(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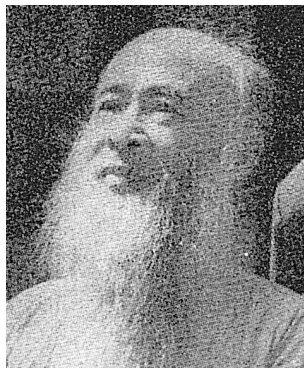
—還鄉無日戀鄉深

八德園弟子，受教及吃住都在園中，連繪畫用品也由大風堂供給。有攜眷而來者，全家生活皆仰賴大風堂。大千也讓弟子分別擔任一些園內外的事務。

這些正式行過拜師禮的學生各有所長，以廣東籍的張世誠為例，繪畫之外，還會作粗細木工，據王之一說，五亭湖的長板橋，就出自他的手藝。他愛上另一位女同窗王植波的女兒王旦旦，其後結為連理。

擅摹敦煌神像、天女和一般仕女的沈潔，住在聖保羅市，偶而來一趟八德園。她父親沈德基，經營調味料業，也是業餘畫家，可謂家學淵源，她也算是大風堂的知名弟子。

從學年資最久，民國四十四年最早到達八德園的弟子是孫雲生。民國二十五年，十九歲就在北平拜在大千門下。



王家誠

那時大千寄寓北平羅圈胡同。抗戰勝利後他繼續到頤和園養雲軒學習，他記得男弟子住東廂，女弟子住西廂。

在巴西，大千揮灑示範、講解、修習作外，遍覽大千珍藏的古書古畫，是孫雲生另一大收穫。

他也陪大千遊歷巴西及美西名勝，大千登山膽大，敢冒險，留給他深刻的印象。

八德園常客王之一形容孫雲生的勤學精神：「孫雲生每天跟在老師前後，拿紙拿筆、起稿、施色、練寫大小楷。所以孫雲生仿大千先生的書法最逼真。」孫雲生在八德園住了三年，得到很多大千巨作的畫稿，受益無窮。

王之一又說：「孫雲生一家三口在八德園住的時間並不長，主要的原因是孫太太不習慣；住在鄉下沒有電影看，既不能抽菸，也不能打牌（按，大千不

許家人抽菸打牌)，孫太太原來是一家之主，現在變成小媳婦，當然日子不好過……最後孫雲生還是離開八德園，返回台北教書。」（註一）

畢業於台灣師大藝術系的孫家勤，是孫傳芳之子，經過擔任助教、講師的歷練後，民國五十三年底乘輪西航，七十多天後到達摩詰山園。大千正在躑躅嶼前湖畔空地上搭建兩房兩廳的木屋，供張世誠、孫家勤兩生居住。因此暫時把他安置在大畫室樓上，沿牆堆滿了大千藏書，對孫家勤而言，真是得其所哉，任意瀏覽之餘，以三個月時間，完成了這些書籍的編目工作。

大千有早起摸黑散步的習慣，有次一不小心幾乎跌入湖中，此後家人便格外注意防範；由于侄或王之一陪他散步。

擅長繪畫及粗細木工的張世誠和王植波女兒王旦且離園回台灣結婚後，湖濱木屋空下一半，便成了王之一入園時的居所，他寫：「他（家勤）也隨我早起去陪大千先生散步。以後陪老師散步就變成他的差事。當然，他也因此得到許多真傳，以及許多別人不知道的掌故。」

孫家勤在紀念文〈雕宰三年·師恩似海〉文中，描寫陪大千散步時，不加鎖鍊，放在園中自由活動的小猿「茜達」

和「瑪麗」，不僅竄來跳去地陪他們散步，有時還拉著他們的手，或掛在家勤的脖子上。大千為他講述印度和四川猿的故事，讓他加深對猿的觀察和認識，指導他臨摹所藏易元吉的〈檉樹雙猿圖〉。大千指點說：

「猿猴不宜露齒，露齒則有野獸的野性，而易元吉這張猿圖，則雖露齒而有文氣，是難得的作品。」

也許爲了使他深入的觀察體會猿的形體、動態和神情，大千把照顧猿的工作，交給家勤擔任。

躑躅嶼入口附近的湖邊，有幾株馬尾松，松下幾塊石頭可供休息或垂釣，石碑上刻「潮音埒」是大千所書，意指松聲如潮。大千、家勤常坐此討論古今書畫。想到五十二年秋郎靜山訪園攝影的事，大千打趣地說：

「郎伯伯靜山，常常要爲我拍照，實際上他就是要我做他美麗集錦山水的點景人物，有一次我直接告訴他，我不要作你畫中的草蟲啦！」

家勤就讀師大時，國畫受教於黃君璧、溥心畬兩位教授，其後又在離校不遠的麗水街設畫室稱「麗水精舍」，和山水畫家胡念祖、花鳥畫家喻仲林，日夜揮灑和授徒，所以拜入大風堂前，已經有了深厚的繪畫基礎，尤擅工筆人物。進入大風堂後，對敦煌壁畫興趣濃厚，大

千盡取所撫敦煌壁畫，指導臨寫外，又向當年遠至榆林窟拍攝壁畫的羅吉眉求索此壁畫照片，供他揣摩比照。

孫家勤埋首鑽研敦煌壁畫期間，香港張師鄭也投入大風堂門下，大千為指導二生深入白描作品的堂奧，特別找出四十五年曾在日本展出時被認作「素描」的文殊、普賢赴法會二圖供他們參考。

本文第六章曾提到，大千在榆林窟第二窟匆忙描下二位菩薩赴法會圖，抗戰勝利後雖以宋紙摹寫一過，接著在印度、阿根廷、巴西也時而找出點染，但因畫幅巨大，畫中山水樓台異常複雜、人物眾多，加上眼疾，所以始終沒有完

成。到了民國五十六年春天，見二生學已有成，乃把畫中鬢髮兜鉞之類細節讓二生完成，於丁未歲花朝之日重加題記。（註二）

其後，家勤攻讀博士時，也是以論敦煌藝術為主體，大千所藏許多絕版的敦煌書籍，都成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 △ △ △ △

民國五十四年，歲在乙巳，開年那天為張學良作〈摩詰山園即景〉，想讓逐漸獲得活動自由的好友，一睹他八德園的面貌，也許有一天學良會偕同一荻到此作客，歡飲登眺。

以淡墨勾成的遠山，一重重的煙樹



圖一 大千為張學良作〈摩詰山園即景〉

和村落，平靜的湖水中，三數漁舟，織成一片美麗的夢境。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把清流引到民居錯落的眼前，一座橫跨溪上的板橋和橋畔停泊著的船隻，給人一種既幽靜又恆久的感覺。款書：

「乙巳開歲寫寄漢卿先生法教，大千弟張爰三巴之摩詰山園。」（圖一）

孫家勤到園不久——乙巳年的正月初六，保羅妻子生下一女，取名「綿綿」；自然是瓜瓞綿綿的意思，大千心情異常欣喜；無論散步、吃飯或一面繪畫一面擺龍門陣，說話聲音都特別爽朗。

〈獨往秋山〉、〈蘇花攬勝〉、〈阿里山曉望〉……

農曆二月十五日，當大千仍沉浸在添孫女的喜悅和創作的熱忱中，郭有守自歐洲到訪。他畫有守最喜愛的〈墨荷〉；畫高四尺半、寬逾六尺，題款以示對白髮兄弟的歡迎：

「白板小橋通碧塘，無欄無檻鏡中央，野香留客晚遠立，三十六鷗世界涼。」

乙巳二月望日四弟子杰自歐洲視予巴西，瀕行爲寫此，爰」（圖二）

勝蓋舟羅山，在八德園的東面，大千坐于園中，朝夕眺遠山色的變化，正如李白詩中的「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他以張僧繇沒骨法作〈勝蓋舟羅斜照〉（註三），又作潑墨〈勝蓋舟羅山曉〉，題款暗示有守奔波忙碌，何如像他這樣安享煙雲供養：

「門對青溪勝蓋山，朝看雲出暮看還，問雲畢竟忙何事，祇看老夫盡日閒。」

子杰四弟自歐洲遠來，視予朝暮坐



圖二 民國五十四年農曆二月中旬大千為郭有守作〈墨荷〉送行

八德園，東望聖蓋舟羅峰，極煙雲之處，索爲寫此，爰」（圖二）。

農曆四月，前往美國體檢，孟休趁機請教破墨山水，大千稍作說明，五、六月之交返回巴西爲作〈破墨山水〉寄贈孟休，上題：

「乙巳孟夏紐約寓居，孟休道兄索予爲破墨法，既還八德園，破二日之功爲此寄呈，兼請家華夫人綏正，大千居士爰」（註四）。

農曆七月，繼正月添孫女的喜事後，另有一件大喜之事——三歲時從成都帶出的女兒心沛出閣；包括台灣來的張目寒、居美畫家王季遷夫婦，以及一些散居各國的親友，齊集一堂。親家李子章，原任川軍的軍需官，現在八德園對面開設養雞場，新郎是子章次子李先覺，使大千滿意的是同鄉聯姻，和愛女也可朝夕相見。

喜事過後，大千和郭有守、張目寒夫婦及王季遷夫婦展開歐洲之遊。

有守改任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後，寓所已遷往布魯塞爾，大千重遊比國，和有守二人同感年華日益老大，他國可以一遊再遊，自己家鄉反而成了長久隔絕之地。因此有守向他索取（六十七歲自畫像）時，大千感慨無限地題：

「還鄉無日戀鄉深，歲歲相逢感不禁，索我塵容塵滿面，多君鐵飽最關



圖三 大千畫贈到訪八德園的郭有守〈勝蓋舟羅山曉〉

心。

乙巳七月，重游比京，子杰四弟索予自畫像，予年六十有七，弟亦六十六歲，俱垂垂老矣，擲筆慨然。爰」（註五）。

〈六十七歲自畫像〉之外，另有次年秋所作〈愛痕湖〉長卷一幅。題識極其耐人尋味：

「湖水悠悠漾愛痕，岸花搖彩狎波翻，祇容天女來修供，不遣阿難著體溫。

年前與藝奴漫遊歐洲，從瑞士入奧國，宿愛痕湖二日，曾作此詩戲之，彷彿猶在目前，而此樂竟不可復得。爰翁丙午七月寫並記」（註六）

畫識裡的「藝奴」，指的可能是郭有守：

民國五十五年春，有守棄職回歸大陸，此行經媒體大肆報導，震驚國際，在國內政壇，更是波瀾起伏久久不平，外交和情治單位紛紛著手調查，某些目光不免落在和他交往密切的大千身上。大千為避免麻煩，乃以「藝奴」暗喻有守。稱有守「藝奴」的另一個原因是，民國四十五年夏，大千進軍歐洲藝壇，十年間畫展遍及歐洲各國，也遍遊歐洲各地，一直由有守辦理和主持一切，並由有守陪他遊覽歐洲各地。這位先後任駐法文化參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我國代表的官員，對大千書畫愛好及收藏不遺餘力，大千以「藝奴」暱稱，既能反映有守的性情和氣質，也可以在藝壇前輩中，找到前例：

金石派大師趙之謙曾為好友魏稼孫刻「印奴」朱文小印，印邊刻：

「稼孫喜集印譜，佛生以印奴目之，戲為刻此。悲盦。稼孫為我集印，稼孫屬我刻印，皆印奴而已。又志。」

大千題識中也提到，此詩作於瑞典，奧間愛痕湖的往事：

民國五十年農曆正月，大千、有守同遊瑞士雪山，有麗人與有守同行，大千在〈雪杉〉圖題識中，頗為露骨的寫：

「好景吾能說，摩登戒體嚴……」  
後識：

「瑞士看雪山，拈此調子杰，時子杰攜有麗人，多住幾天罷！子杰。爰杜多。辛丑。」（本文章四二已引錄）

倘說五十四年秋經過瑞典邊境啓人遐思的「愛痕湖」，憶及瑞士雪山舊事，作詩戲之，應是合理的推論。

大千畫識中的「而此樂竟不可得」，指的應是大陸內外相隔，與有守恐已相見無期；同遊名山勝水，林中吟詠清話，燈下揮毫的樂趣，已成過往雲煙。

大千在心沛婚後，偕目寒、季遷夫婦旅遊歐洲，寫生和回八德園後的憶作頗多；諸如〈幽谷圖〉，〈瑞典道中〉，〈潑墨瑞士雪山〉，及題詩三數首，畫贈目寒的〈瑞士紀遊圖〉（註七）等。

其中有幅潑墨潑彩的〈瑞士道中之金波翠嶺〉，題款：

「蜀人張大千爰大風堂寫」。印章中則有：

〈大千〉、〈乙巳〉、〈大千毫髮〉、〈八德園〉及〈大千西行所得百千之一〉；由此可見旅歐收穫之豐。（圖四）

從現有的畫冊、資料中，並未表明郭有守和目寒、季遷夫婦同路遊歐，但從出遊時間的重疊、出遊路線均在瑞典、奧邊境一帶，使人聯想到是有守陪同大千、目寒等一同往遊。

緊接在瑞、奧遊後，大千首次赴英，在倫敦格拉斯文諾畫廊舉行畫展，自然又須有守作陪。但大千旅途中發現身體不適，遂於農曆八月赴紐約診治，醫生診斷是患了膽結石和十二指腸潰瘍。

從他寫給目寒信中，可以瞭解他的痛苦和窘況：

「初在倫敦時胸背痛楚，飲食無味，以爲胃疾，及抵紐約，遂不可支。臥病



圖四 大千憶寫〈瑞士道中之金波翠嶺〉

十餘日，及入院作詳細檢查，照X光片至二十餘幀，所幸心臟肝胃俱好，唯膽結石大如龍眼者兩枚，小者數十粒，以致影響十二指腸潰瘍，非動手術不可，以余舊有消渴，血糖頗多，開刀不易收口，是以惴惴……」

但他另一封信，談到手術缺錢的問題，不知何故爲報章披露，引起紛紛議論。他在信中寫：

「須動手術，他無所苦，但須耗去

四、五千美金不易辦耳。」

「不易辦」，自然希望友人幫他周轉。名滿全球，一幅巨荷可賣十四萬美金，連區區醫藥費都籌不出，其孰能信？信不信是一回事，但台、港兩地友人，也紛紛寄給他各種藥方。

大千遲遲不願動手術的另一原因是，他不願在肚皮上留下蜈蚣般的疤痕；有三位在美國的友人，爲了助他克服開刀的恐懼，展示他們取出膽結石後的疤痕，大千事後形容：

「可以說一個不如一個，縫起來的疤痕，在肚子上像一條僵蟲那樣，真難看！他們動手術的價錢都各有不同的啊！一千多美金的，二千多的，四、五千的都有。妙得很，真是一分錢一分貨囉！錢花得多的，縫的疤就要平整些、順眼些！」

大千既不願開刀，好在醫生也沒過份勉強，叫他暫回巴西休養兩個月再說。在這兩個多月緩衝期間，他不斷地服用郎靜山和香港陳醫師寄來含龍膽草成份的中藥；其實這種藥草巴西也有，名爲「化石草」，這就更增加了服藥的方便。農曆十二月再赴美回診時，X光檢查的結果，膽囊結石竟奇蹟般消失無蹤，使他免於開刀之苦（註八）。

無論在美診病、返巴西休養期間，大千畫筆也始終沒有離手。

贈日寒、嶺梅、有守……大千生平自畫像難以數計。比較起來，秋天在紐約看病期間，張孟休爲他所作畫像，倒成了鮮事。

這幅頭戴東坡帽，白髯垂胸的畫像，孟休自謙是「東施效顰」，大千細看之後說：

「眼睛畫得不對，我的眼神不是這樣的，你把畫放在我這裡。」

數日後孟休再見此畫時，鬚鬚、衣紋略加修改，空白的背景補了株蒼松。最傳神的是眼珠上加了一滴墨，神采立現；大千也自鳴得意，在題詩中隱以六朝顧愷之（虎頭）在裴楷（叔則）畫像上加添三根毫毛，突顯出人物雋朗感的故事自喻：

「烏帽峨峨未識羞，白鬚拂拂不關愁，平生狂謬君能寫，我愧添毫顧虎頭。蠟毛繞喙眼有移，留芳遺臭幾人能，傳神阿堵如椽筆，金箔今朝用未曾。」

孟休道兄寫予老獍野人，塵貌爲之生色，見者嘆爲神似，而君意猶未愜，囑予鬚鬚間爲添數筆，因成俚語二章博笑。爰乙巳孟秋。（註九）

同一個秋天所作潑墨潑彩（雲山古寺），雲山之上，寺廟、村落、山亭若隱若現，款書：

「爰翁寫雲山，不襲元章父子、房山、方壺一筆自開法門。乙巳秋。」（註十）

有人指他本年所作〈秋山圖〉，受西洋抽象畫影響，大千正色以告：

「這主要是從唐代王洽、宋代米芾、梁楷的潑墨法發展出來的，只是這幅畫中吸收了西洋畫的一點光暗的處理手法而已」（註十一）。

潑墨與潑彩法所作的圖，大千多以「自開法門」、不襲古人自詡。但如有人說他自我作古，或受西洋抽象表現主義影響，他又以根據王洽、米芾、梁楷法自辯。

對他得意之作設色〈牡丹〉，則有另類說法：

「大千居士信手拈此，自謂於物理、物情、物態，頗為有得」（圖五）。

意思是，源於平日靜觀萬物和寫生的深厚基礎。

△ △ △ △ △

民國五十五年，農曆丙午年的元旦，大千作〈碧湖閒棹〉圖和〈浮嵐暖翠〉圖，贈李先覺和心沛夫婦，做為前來拜年的禮物。

上一年秋天在紐約住院診病時，曾賦〈乙巳九月紐約病中示蘿兒〉一首：

「涵盡池塘不用猜，田園將蕪未歸

來；阿爺鎮日無餘念，祇憶雛孫與老梅」。 （註十二）

「涵盡池塘」，指的是卜算財源的「靈池」，無疑地早已乾涸見底。「雛孫」則指他所鍾愛的綿綿。

正月初六就是綿綿週歲，「抓週」是件占卜未來的大事，大宴賓客，是繼心沛出閣後的另一次鋪張場面，雯波和廚娘阿陸姑為此已忙碌多日。



圖五 大千得意之作〈牡丹〉



圖六 大千作綿綿周歲畫像，右下為大千抱綿綿像

生日的前一天，大千就為小孫女畫了幅胸像，零亂的頭髮、胖嘟嘟的臉蛋，額頭、鼻樑和下頰塗上白色，看起來有點像化妝到一半的小女伶。大千自題：

「丙午開歲初六日，小孫女綿綿周晬，將於山園宴集親友，爾離亂中不易得之樂事，先一日為寫其貌。爰翁」（圖六）。

投入大風堂已一年多的孫家勤形容抓週的快樂場景：

「記得她在『抓週』的時候，一把抓向了老師的毛筆，這個時候，老師面上真是所有的形容辭都無法予以形容那種由於深心所呈現出的愉快。」（註十三）

只是兩個多月後所爆發的郭有守棄職回歸大陸事件，不僅中華民國朝野為之震驚，也撼動了八德園中的平靜。

#### 文註：

- 一、《我的朋友張大千》頁一一一。
- 二、見《張大千先生遺作敦煌壁畫摹本》第二六、二七圖。
- 三、《渡海三家收藏展》圖八十。
- 四、《張大千全傳》頁四四六。
- 五、《張大千全傳》頁四四六。
- 六、《張大千的世界》圖七九。
- 七、《張大千畫集》頁八三，國立歷史博物館。

- 八、謝著《張大千傳》頁二〇〇～三〇八。
- 九、《傳記文學》卷四六期五頁一一二〈大千先生兩周年祭〉（續完），張孟休撰。
- 十、《梅雲堂藏張大千畫》圖一一九。
- 十一、《張大千全傳》頁四五。
- 十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五四。
- 十三、《雕宰三年·師恩似海》孫家勤撰。

#### 圖註：

- 一、《張大千畫集》集四圖三十。
- 二、《渡海三家收藏展》圖五五。
- 三、《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七一。
- 四、《無人無我，無古無今——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圖三三。
- 五、《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七九。
- 六、《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八一。

